

王靜學文集

二



王靜學先生文集卷二

明黃巖王叔英著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晏殊罷相諫官孫甫薦富弼代之仁宗怒曰進

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事在慶
厯四年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爲帝者
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爲天
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爲相得哉今帝乃不出
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
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耶昔堯之相舜以師錫
舜之相禹以兪言未聞進用宰相爲人主獨任事也且

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況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
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
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恩當自己出
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曷嘗不自己出
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獻替之職
固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人主又果何嫌於恩不出
於己也哉雖然爲人君者要當公天下爲心惟在於爲
天下得人而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己其恩之盡出
於己者乃好利自私者之所爲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
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哉余懼後世有沮却忠臣爲國

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爲口實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爲人主之戒

論曹觀死封州事

太子中書曹觀守封州蠻賊儂智高迨其州境僚屬勸之去不聽取州印自佩與其妻子決曰我爲天子守土不可以苟生率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觀遂爲賊所執不屈而死

事在仁宗皇祐

四年

於乎若觀者忠則忠矣當是時賊勢亦熾豈百餘人所可禦哉爲觀之計莫如閉門不出勸民固守以待救至庶幾地或可保或不幸而死亦未爲晚如此則猶爲不

失守職今覲乃不度眾寡不敵之勢而輕於出戰其身未死而其地已陷未可謂能盡其職者也豈非其忠有餘而智不足者哉然比之棄地而走與夫地陷而受屈於賊人者覲亦可以無愧矣

南齋滯叟傳

南齋滯叟姓陳氏名昌言字德良台臨海人也叟性凝重而有知識六七歲就師不肯從羣學子嬉戲識書必反覆研磨務得其義不從事記誦觀元盛時入仕多途而三歲始一進士榜有常額所取無幾人叟日夜攻進士業或勸之曰子良善曷不爲易信者叟嘆曰丈夫當以文學自立於世寧轉伍刀筆吏反役役從事於貴人

之門乎時仙居謝先生東之家居教授同里趙先生仲元連取鄉貢叟並從之游盡得其學由是博涉五經傳註而於毛氏詩尤精通數應鄉舉入試與叟連舍者有所遺亡問叟叟指授之往往中選而叟獨屈及程文出以叟所作較之中者皆不能過叟親故疑叟論著太高令俯就有司程式叟嘆曰士之窮達有命吾寧舍己以從人愈肆力於學遠近聞之造門求益者嘗數十百人會兵興科舉廢叟教授不輟藩府郡舉皆不就嘗於所居之前開一室曰南齋置書史左右日逍遙其中以自娛皇明混一海內求賢之詔屢下而叟已老矣縣令求鄉先生爲學子師乃薦叟居邑庠訓弟子員叟曰是吾

分也叟講解指授旁通曲節動合法則以故諸生皆成
美才漸著書及雜文歌詩若干卷人傳誦之余少從叟
游嘗誨之曰汝強敏可喜他日不患其不成名所少者
沉思精究耳余服膺叟言痛自刮礪未嘗敢少懈今得
僅能有立於世吾叟之教也叟自號曰南齋滯叟而人
之稱之者則曰南齋先生云贊曰世人之於名號好擇
其美者以自著其能不肯謙卑自貶然其平生凡自謂
能者未必能也自謂不能者未必不能也唐韓子自謂
退宋朱子自謂晦皆不自滿而著其貶之之功也南齋
先生自號滯叟豈果滯者乎蓋滯於跡而未嘗滯於心
滯於位而未嘗滯於德不滯於心不滯於德而猶以滯

爲號者特借其跡與位之似以著其貶之之稱耳世之通達在上者何限求其心與德之不滯者蓋寡若先生者豈果滯者乎作南齋先生傳

二孝子傳

余在眾中往往聞孝子弟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

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
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
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
此可謂弟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
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
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
尙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
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竝視其夫河橋上夫
旣死卽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
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二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
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

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
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
事之詳以是輟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
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
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
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
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
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
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
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
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

義得死罪此圭之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
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
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
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
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
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乎圭
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
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
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
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
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

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以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其守不敢少窺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

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乎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劉府君傳

劉府君者名天麟字尤濟起州在城縣人也五世祖順有功元太祖時官至昭勇大將軍曾祖至其父皆以門功武職府君自幼獨耽嗜詩書侍父從官於台從李壽川先生學旣冠游京都補國子生時科舉盛行府君期以文學發身後竟以父命襲其職爲管軍百戶府君雖領兵事然平居常被儒服經史未嘗離左右蓄書至數

千卷無不窺其大旨日與士大夫游燕咏歌以爲樂頗
善爲詩不求盡美提筆輒就尤好論天下大事經畧使
李國鳳至台府君陳以十策皆切於當世之務國鳳偉
其言然終無所施其策語頗抗激無顧忌由是取怒於
其上官會温州賊韓虎兒作亂遂遣府君討之府君不
爲憾曰是吾職也至溫虎兒黨聞憚之使盜刺府君從
者馮半九覺之手提府君避之擒斬其盜卒獲虎兒後
出鎮仙居其飭軍士不得爲非在仙居十餘年民不知
有兵府君性剛厲少含忍與人交稍不合其意輒面斥
之嘗有他國之使來過其境一縣官屬皆迎謁恐後府
君獨不出使去府君責以義皆慚服不敢出一言其不

苟同於人類此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卒年六十先二年
嘗病幾死夢有人贈予之麻覺而語人曰麻數周六十
吾殆年六十乃已乎至是果驗

贊曰始余得吾友顧君述列府君事讀之歎曰使斯人
立於朝其危言正色豈非長孺之倫乎後聞之朱先生
益備朱先生仙居人府君其婦翁也爲余言府君方盛
時歲有封樁錢數千緡悉以待賓交周貧急用之如糞
土及天下亂南北阻絕府君祿薄貧甚未嘗以毫髮私
計于人對客笑談移日或至湯茗不具無媿色於是益
歎府君之賢非其中有大過人者能若是歟以是知府
君所立非偶然者既有慕於其人故爲之傳云

宋婦沈氏傳

宋婦沈氏者台州臨海人年若干嫁同邑宋伯修伯修業儒有文行沈氏事之甚謹養舅姑極溫清之宜家故優裕後遭兵火貧不自贍常績織以爲給食或有嘉味必藏以事舅姑舅姑命之食必辭以故不食舅姑甚愛之年旣壯連產子輒死有侍者未接於夫日謂夫曰人莫哀於無後君不可不爲之計又慮侍者不論其旨諷隣媪喻之及侍者有去志乃出之沈氏年四十五終無子以死臨終謂其夫曰吾死矣無與君言者但君再娶有子乃吾瞑目時也嗚乎若沈氏者可謂賢矣余觀世之婦人知愛其夫慈其子者多矣求其能孝於舅姑蓋

百千人之中或無一焉專愛固寵惟恐失之者多矣求其能不妬忌者蓋亦百千人之中或無一焉何者彼惟知有夫有子而不知夫之出於舅姑己之有子亦猶舅姑之有其夫也知愛寵之可專而不知脣嗣之爲重非惟絕先人祀而其身之旣老且死亦無依也使其能反而求之則庶幾乎若宋氏婦之賢豈非出百千人之中者歟沈氏他事多可稱述者余特著其大者焉

岫雲先生墓誌銘

岫雲先生台仙居人也姓朱氏朱爲仙居名族先生天質秀美而又自幼習聞父兄詩書禮義之教故其爲人篤學而敦於行義其爲子也則孝其爲兄爲弟也則友